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東度記
第九十五回 陶情賣酒醉行商 王陽變婦迷孤客

眾客酒亂肺腑，見了美貌佳人，便顧不得行路，倚著天晚，乃要安歇。只見一客雖醉，俗語說的好：「醉自醉，不把蔥兒當蕪菜。」又說：「酒在肚裡，事在心頭。」乃向眾客道：「列位，我等是出外經商，本大利少，百事也要斟酌。方才過店吃酒，誤了程途，耽擱了時候，已不該了，卻又見了紅裙美麗，停車駐馬。若是弄月嘲風，這其間我也不敢說。」眾客也有心下不快他說的，怪色上面，也有要他說的，且作笑聲。這客道：「我不說，說了一則破人生意，一則阻了你們興頭。」這醉客笑將起來。內中便有兩個扯著那紅裙，往客房裡進去。酒保忙把行李搬入房內，你看那艾多只看囊裡誰有金銀。眾客搶人客房，惟有這一客，拿著自己的行李，說道：「我不安歇此店，前邊趕船。可行則行，不可行，別店安宿去。」飛走而去。王陽見了，笑道：「你自去，包管你出不得四個伙計手裡。」一面說，一面把臉一抹，變了一個標標緻緻青年小保子，走入客房，道：「是哪幾位客官留我家姐兒？」醉客兩個答道：「是我。」又有兩個來爭，道：「是我，是我。」你扯我拽，把兩個紅裙亂搶。又有一個醉客，便來扯小保子。小保子笑道：「客官休亂爭扯，行貨人家莫過要幾貫鈔。誰先有鈔，便去相陪。便是我小保子，也喜歡的是鈔。」酒客聽了，你也開囊取鈔，我也開囊取鈔，一個出少，一個添多。哪知紅裙是假變，王陽是真心，看見了客囊寶鈔，忙叫艾多來講多爭少。渾吵了一番，那陶情仍沽些酒來，眾客又酣飲了。個個那裡顧得行囊，都被那冤魂一迷，倒枕垂牀，個個鼾呼熟睡。艾多卻把他囊中金寶偷了，埋入後園土裡。這紅裙原歸空幻。艾多與王陽既迷了醉客倒在客房裡睡，一心卻又想起那拿了行囊去的客人。王陽乃向分心魔說道：「事有可惱，不得不向你說。」分心魔道：「何事可惱？」王陽道：「方才這一班客人，陶情引入店來吃酒。我乃假捏紅粉勾他。事已遂心，可惱他客中一個正顏厲色，說不該吃酒，不當近色，仔細錢財，打個破罵。這可是精精割氣。比如方才眾客依了他，各自散去，不但陶情的酒賣不多，便是我風情怎遂，艾多的金寶也沒分毫。似此拗眾去了的客人，情真可惱。」分心魔聽了，怒將起來，說道：「只見他悻悻的背負了行囊，往前路走去。想此時天晚，前途無店，不是投古廟，便是宿庵堂。又只怕關前也有好心人家，見一個孤客無投，收留過夜。」分心魔道：「庵堂古廟，不是僧道家方便行人，便是神司把守。不但我等不敢去犯，便是賊盜也難侵。」王陽道：「我等邪魔不敢去犯。若是那盜賊，還要把僧道去偷。如何難侵行客？」分心魔道：「賊盜本不劫僧道，誰教他貪財贖貨，不守出家清規，引惹非人，連神司也不管他被盜。」兩個計較了去算客人。

卻說這客人背著行囊，往前走。他去不遠去，說道：「同路無疏伴。一處行來，只因眾人貪花戀酒，不是個本份為客的。萬一花酒中誤了正事，拿著父娘血本出來為何？」一面乘興背了行李走來，一面思思想想，尋一個安歇住處，往前只有一座廟堂，再走十里，方才是海口人家泊舟處所。客人聽得，十里不多近路，往前覓走。

卻說王陽、艾多與分心魔計較了趕來，看看趕上客人，分心魔道：「我們變幾個截路的，劫了他行李罷。」王陽道：「只遂得艾多與你的心，我尚未了其願。」艾多道：「你願如何方了？」王陽道：「前面是廟堂，只怕他投廟安宿，便難了願。待我先變個廟祝，哄他過廟。到前空路荒沙，再作計較。」王陽把臉一抹，變了一個廟祝，走到廟前。只見廟門大開，並沒個把門神司，只得探聽，說神司迎接高僧去了。王陽乃走回，向分心魔說：「廟門大開，神司遠接高僧，客人定然投入廟堂，我等且到廟門伺候他來。」果然，客人背著行囊，力倦心疲，自己懊悔起來，說道：「我也是一時酒性兒發作，背了行李，別了眾人，走過路來，叫做前不巴村，後不著店，總是我三宗錯了主意。」王陽變了個廟祝，在客人後叫道：「客人自言自語，你說錯了三宗主意，卻是那三宗主意？」客人抬起頭來，看這人：

頭上布巾束髮，身間綿帶纏腰，穿著一領舊衫袍，卻是點燭燒香老道。

客人道：「我打從後路而來，欲往前途而去。方才同伴都在酒肆看上了紅裙安歇，是我一錯不該使作酒性，拗出店門；二錯不該破人生意；三錯該住在關內，不該走出關來，沒個宿處。萬一前途遇著非人，想倒不如他們費幾貫鈔，落得些美酒紅裙受用，還快活個好店安身。」廟祝道：「兩宗也不問你，只是破人生意，卻是甚生意？」客人道：「若是同伴的聽了我出店門，酒店少沽了酒，還有貨不愁賣。只是那紅裙，乃行貨人家靠著穿衣吃飯。都是我等客人趕路不住，卻不是破他生意？」王陽聽了他說，暗自說道：「這客人想是酒醒，發出肺腑好言。我倒也不忍算他，且哄了他到廟中，看艾多怎生計較。」乃向客人說：「天色夜晚，客官不可前行，這廟中可安宿了罷。你若吃了晚飯，這廟簷下可以安宿。我廟祝也不敢請你到家，我那師父一則淡薄，二則要你謝他。出外為客得省且省，便是辛苦些也無害。」客人依言，乃入廟門，就在門內連衣坐在行李之上，準備睡天明。

卻說分心魔與艾多走到廟前，見王陽變了廟祝，誘哄客人坐在廟門之內。他三個計較說道：「王陽變個背夫逃走的婦人，躲入人廟門，引誘客人。我兩個變了追趕的漢子，一拿一放，把他行李騙去，這惱這氣方才出得。」王陽依計，把臉一抹，果然變了一個婦人。趁著客人獨自在門內坐著，因顧無人，乃走入門，躲躲拽拽，向客人道：「你是何人在此？」客人答道：「我是過路客人。天晚無店安歇，權宿此處。」婦人道：「好心客官，救我一命。我是前村人家婦女，沒有丈夫，無衣無食。娘老了要賣我遠方，我不依她，勒逼打我，故此黑夜逃出。」客人道：「你既無主，便嫁個遠方也罷，何必推阻？」婦人道：「我見遠方漢子生得醜陋。倒像客人這一表非俗，也情願了。」說罷便來扯客人的衣，說：「風冷，客官把衣遮我一遮。」她哪裡知道這客人是吃齋誦經的，雖然吃幾杯酒，卻此心不犯戒行。囊中原帶有經典，只因坐在囊上，乃取出高捧在手。見婦人來扯他衣，乃念了一聲：「菩薩！」「菩薩」二字方才出口，那經典上金光直射出來。光中照耀分明，哪裡是個婦女，卻是一個邪魔。客人見了，大喝一聲道：「何處魍魎，神廟門內可容你迷人？」王陽見事不諧，往廟門外飛走，卻遇著艾多、分心魔，問道：「你為何復了原形，不去誘哄客人？」王陽把前事說道：「這客人有甚寶物在身。我方要算他，只見他胸前金光射出，親近不得。」艾多道：「甚麼寶物？是我生意上門。」分心魔說：「我們也去試看。」王陽道：「我不去看了。那金光冷颼颼逼人心髓，發騰騰眩人眼睛。你們去看罷，我回店去了。」

艾多與分心魔走入廟門，哪裡有個金光，只見客人包一幅包袱，靠著門牆微微鼻息，似非熟寤。兩個計議道：「王陽說謊，哪裡有寶物放光，分明是想戀店中眾客，還要去假扮紅粉，賣弄風情。任他去罷，我與你悄悄等他睡熟，偷他那包袱，看是何樣寶物。」兩個把手悄悄扯那包袱，客人乃緊緊捧著。不想驚醒了客人，見二人偷扯包袱，乃念了一聲：「祖師？」只見胸前依舊金光射出，兩個邪魔嚇了一跳，遠遠走開。看那客人胸前金光怎生嚇人，但見：

燦燦飛星，煌煌燄火，胸前直噴出萬道霞光，腹上卻早騰千條金線。徹上徹下如寶月之輝，照內照外似金烏之射。邪魔遠遁，魍魎潛藏。這正是光明正大一如來，無量無邊真智慧。

艾多見了，也不敢妄想他甚寶物；分心魔見了，也不敢怒意侵犯這商人，道：「罷！罷！這客人在店中，說了些正經話，走路又嗟歎個三不該。這會手內又捧著不知甚寶物，叫我們親近不得。想是個正大立心本份的道人。休要惹他，去罷，去罷。」卻說祖師師徒別了近仁齋主之家，取路前來，恰好走到施才的酒肆門口。只見店內幾個客人嚷鬧，許多親鄰勸解不開。那施才向街外磕頭髮誓，見了祖師師徒，便出門來，一手扯著道副，說：「列位師父，你是出家人，卻也知道理，能剖明世上瞞心昧己的冤孽。」一面說，一面扯入店門，道：「求列位師父剖剖剖。」道副道：「我等出家人，不管人閒非。況你這酒肆，我僧人有戒不入。」祖師見施才扯得緊，乃道：「徒弟，吾等以演化行來，見了閒非，也只得廣行個方便。就與他剖剖無傷。」道副聽了師言，只得進入施才店內。眾客人等一齊進到屋內，施才便開口道：「小子也是熱心腸，有幾貫鈔托付了幾個伙計，開了這酒肆。昨日小子在內，未見這幾位客官行囊有甚金寶，今日齊齊說失落了行囊內金銀。小子道客店中並無閒雜人來，他道紅裙幾個吵鬧一宵。我這地界，哪裡有個紅裙，卻不是精精設騙。」道副乃問客人：「你為客商的，第一要把金寶藏收，莫要露白；第二要舊衣著體，不可奢華；

第三要熬清受淡，不可烹雞殺鴨；第四要禁酒除花，莫要賭錢；第五要驚心吊膽，不可酣寢；第六要謹慎行囊，打點無虞；第七要擇交同伴，恐怕非人相共。你為何不自小心，貪酒戀色，失了金寶？難道他為店主，偷盜了你的金寶，惹你吵鬧？」客人道：「夜來我等雖醉，明明紅裙相伴。今日店主不認，眼見騙心。」道副乃問眾勸解街鄰，俱稱地方實是沒有紅裙。道副道：「紅裙既無，此卻從何處來？」客人道：「還有一個標緻保子。」道副乃叫施才：「你喚了家中酒保工人來，待小僧查問。」施才乃去喚陶情這一班人，哪裡有一個形蹤。施才只是跌足，道：「是了，是了。這幾個人原來沒有根底，怪我錯了主意收他。他算計我個精光資本，卻又設詐愚弄客人。千不是，是我當初見錯；萬不是，是客人自不小心。客官們，你也是一差二誤，且少待我那陶情輩出來有個下落。」眾客哪裡肯待，只要控訴官長。眾人齊勸道：「客官便是控訴地方官長，也要著令設處償還，況此事無對證。且耐心寬待幾日，包你有個下落。」眾客聽了，只得安心住下。祖師師徒見了這段情因，也只得住下。只見施才備了齋供，款待高僧不提。

且說陶情與王陽等算計了客人，把他囊金盜了，埋在後園空地。他本意阻撓高僧行道，且要弄個花酒情由，破僧人之戒，快他們邪魅之心。誰想有道高僧體有金光，百邪自避。他們哪裡敢現形弄幻，見了遠走高飛。他卻不走別處，卻來到一個荒山僻地破廟里計較說：「本為世法難丟，弄此虛幻，以混演化之僧。誰知苦了施才，既折了資本，又受那客商之氣。我等墮落罪過，那輪轉越發難饒。」陶情忽然歎了一口氣，說道：「我原奉冥司勸化你等，今乃作罪。罷！罷！不如求解僧門，乃為上計。」正要回店，恰好施才各處找尋，見了他們，一把扯著說道：「你等負心，坑我資本，還設盜人財。快去對明，免控官長。」陶情無計，只得說出原來情節，道：「店主人，你休扯我等。你退一步，聽我訴出衷腸。」施才道：「你說你說，我聽。」陶情乃說道：

我本當年喚酒名，托言高興叫陶情。
始來借口兩裡霧，色財與氣共同行。
王陽便是比精喪，艾多譬作愛金銀。
分心忍不住為氣，世上何人少我們！
只因割不斷貪愛，故此遨遊到處行。
高僧演化難容我，畏那金光不順情。
我今哀求賢店主，與吾求度那高僧。
他自修他成佛祖，我們安份過平生。
客金埋在後園地，還那行商免亂爭。
再囑為商修善事，叫他倍利出公平。

施才聽了，說：「亂道，亂道。你設騙了客商金寶，他見在店中吵鬧，要控官司。你們躲在廟中，希圖脫去，又說這渾話哄了我。看你行有蹤，說有聲，如何弄怪道邪？快早到店中對明金寶，免得淘氣。」陶情道：「店主，你不信麼？站遠些，看我可是陶情？」把臉一抹，變了一個七七斜斜，紅著臉，眇著眼，口流著涎，東倒西歪，腳立不住。施才見了，驚道：「好好的一個陶情講話，怎麼變了個醉漢酒鬼模樣？我不扯你，扯王陽去罷。你卻也幫作多日，難道偷客行囊你不知道？」王陽見施才扯他，也叫：「店主，站遠些，看我可是王陽？」把臉也一抹，變了一個骨瘦伶仃病夫漢子，虛怯怯病羸殘人，骨似枯柴，形如餓鬼，哼哼唧唧，喘喘吁吁。施才見了，道：「呀？作怪，作怪！好好的一個精壯王陽，怎麼就弄得這般模樣？」王陽道：「店主，你不知我二人作喪太過了些，自然有這個模樣，你若扯我到店，還叫你惹個活鬼上門，那客人還要不得個乾淨。」施才道：「艾多也是你一起來的，扯他去對罷。」艾多道：「我正在此想那後園埋的，便同你去。」卻是怎生艾多要去，下回自曉。